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紅樓復夢
第八十九回 勇裙釵力敵三將 美公子文闈雙捷

話說金夫人見寶釵頗有用兵規矩，心中歡喜，忽然想起一事，對祝筠道：「寶姑娘很有道理，可以靠得住。但是(以下刪節1字)人利害，非多兵不可。原先堂兒同緒哥兒所練之鄉兵三千名，分給包勇、馮富二人統領，聽說散了回去，橫豎一二千名總有。姐夫趕著差人去知會你三兄弟，叫他吩咐包勇、馮富二人將現在鄉勇訓練妥當，你們去正好合用。」祝筠歡喜道：「三妹子說的不錯。必須先寄兩萬銀去給包勇們，叫他趕著收拾軍裝器械。我這會兒去見姜大人，請他就拜本請旨。現已交秋，正是用兵時候。」

祝筠同著太太們出了國門，回到怡安堂，剛換完公服，見寶釵進來道謝。祝筠將桂三舅母的話並欲差人送銀之事同寶釵商量。寶釵深以為是，說道：「咱們所練之百十人，不過是中軍護衛而已，並不算兵。鄉勇一事斷不可少。叔叔趕著差人寄五萬兩銀去，叫包勇、馮富務必挑選精壯勁勇三千名，勤加訓練，咱們到去以便應手。」祝筠點頭出去，趕辦一切事務。寶釵到各處太太屋裡請安告罪，略坐一會回到楚寶堂，同秋瑞們演習奇門陣法，頗有精通神會。詳察日月星辰、風雲氣色，無不潛心領略，深得其中奧妙。珍珠、寶書、佩金三人將冊上所有姑娘、媳婦連荊、朱兩位姨娘盡心習學弓馬器械。各就其氣力，專學一件兵器，又共習練神弩。真是天下無不可教之人，無不可學之事。雖閨門秀質，朝夕專心習練，居然成了孫武子的女將。雖不能臨陣大敵，然在要緊關頭，一刀一槍大可以防身救命。不像別的奶奶們，遇見酒醉漢，駭的心兒亂跳，手尖兒冰冷。寶書已臨過大陣，與佩金一樣勇力過人，今同珍珠盡心學習，姐妹三人十分精勇。桂堂、柳緒因箭道窄小，不便演習。命茗煙、得祿帶著八十人，在官教場盡心教習。總鎮姜大人又派了幾個有名精勇教師，幫同訓練。這些家丁、小子俱是精壯勇力之人，容易操練，真是拳不離手，不到一月，人人武藝精熟。連玉大爺、魁大爺都鬧的會騎馬射箭，也學了一點半點武藝，動起手腳來，揀瘦些兒的，還可以打倒一個半個。

光陰迅速，已操練了一月有餘，正是八月初間，奉祝母之命，吩咐桂堂、柳緒往金陵鄉試。王、賈、薛、金四家夫人都要回家秋祭，帶著修雲、巧姑娘、芙蓉、友梅一同起身。眾人送到江口，正遇著總鎮姜大人同各官在迎恩亭伺候接旨。知道榮國公祖太太回金陵，都過來請安送行。王夫人在鎮江這幾年，同各官夫人們常相往來，十分相得，今見都來送行，命夢玉、梅春過去致謝。恐其耽擱，趕著開船。

那旨意不是別的，就是姜總鎮奏祝筠自備糧餉，帶領鄉兵前往剿賊，以報國恩。朝廷覽奏大喜。又是兵部劉老尚書奏知祝筠即故尚書祝鳳胞弟。因此聖上念其忠介，降旨封祝筠為金吾衛兵備觀察使，准其自備糧餉，剿賊立功。並准以薛寶釵為帶兵總領，命姜總鎮派官兵三百名交其帶往。姜總鎮接著聖旨，忙請祝筠、薛寶釵更換冠服，謝恩受職。

姜大人領各營將弁兵丁，親自到宅道喜。此是祝母喜歡的只是念佛，桂夫人同姨娘、姑娘們都十二分稱心得意。兩宅中道喜未了，諸親百眷遠近俱知，不分親疏老少男女，不約而同一齊俱到。幸祝府中向來見慣，倒不很忙亂。桂夫人命夢玉差人趕上賈太太們座船，通知喜信，薛姨太太們樂不可言。

祝府上一連又是十來天祭祖、上墳、拜客、開筵、請酒。

接著又是中秋令節，探春同陶、李兩姨娘兼辦荊、朱姨娘兩堂事務，又兼執事姑娘新舊各半，諸事不能妥貼，格外費心。因此探春們鬧的日夜不遑自顧，中秋過去，稍得安閒。桂堂、柳緒無暇在金陵候榜，三場完畢，同著母親們收拾起身。開船不遠，連次祝府中差人來接。幸而風順，不多兩日已到鎮江。彼此見面，自不必說那道喜歡樂。桂堂們考驗眾人武藝，甚覺可觀，稟請總領明日下箭廳比試。寶釵傳令將弁，明日五鼓齊集伺候，操演比試。一宿晚景休提。

珠珠們俱是五鼓妝束妥當，飽餐飯食，先往箭廳伺候，各人鞍馬器械俱是鮮明壯麗。寶釵到箭廳升座，諸人排班參見，站立兩旁。寶釵道：「現在觀察奉旨領兵剿賊，即日就要起馬。爾等都是家將，非鄉勇義兵可比，務須勁勇超群，技藝精熟，方能萬勝。今已操演兩月有餘，試看爾等有幾分成效。各歸隊聽令！」眾將齊聲答應。命傳宣官令珍珠、佩金二將比試，二人得令，各下箭廳，騎上牲口。

珍珠頭戴紫金百寶葵花髻，身穿月藍錦緞堆花甲，下係水綠百束碎花裙，繡花紅緞小戰靴，腰懸寶劍，手執水磨點鋼槍，跨著花青駿馬。佩金戴著累絲八寶爛銀冠，身穿盤金綠錦團花甲，茄色花戰裙，三寸小弓靴，腰佩弓箭，手執溜金卷鼻長桿刀，騎著烏鬃棗騮駒。二人各分東西，走至下邊大旗下，勒馬站定。見箭廳上令旗展動，戰鼓齊鳴，兩邊放馬交鋒。各人施展武藝，一往一來，戰有三十合。

寶釵見珍珠槍法精熟，越戰越勇，心中甚喜。有心要試他本事，傳令桂堂、寶書二人下去幫佩金合戰。二人得令各上坐騎，飛馬而去。桂堂金冠繡甲，手執畫戟，猶如溫侯一樣。寶書是銀紅繡甲，手執鴨嘴長槍，竟似一樹桃花。二人馬到當場，齊舉兵器來戰。珍珠想道：「必是寶姐姐要看我本領，故使他三人戰我一個人。須抖起精神，別叫他們笑話。」心中想定，將孫夫人傳受之法施展出來，逼住他們三般兵器。桂堂們見四姐姐如此英勇，心中甚喜。三人逼住酣戰，兩下鼓聲不絕，戰有一百餘合。箭廳上下人人喝采。寶釵見珍珠竟像一道銀光罩住身體，三人層疊逼住，毫無退避，甚為驚喜。傳令鳴金，四人正戰到熟處，難以收手。

寶釵恐其有失，命柳緒持令下去止戰。四人聽見將令，各人收住兵器。桂堂道：「姐姐，你今日那裡來的氣力，越戰越勇。」珍珠笑道：「連我自家也不知是那裡來的，覺著比往常倒還鬆爽。」佩金、寶書笑道：「姐姐真是青出於藍矣。」四人跟著柳緒到箭廳前下馬，上去繳令。寶釵對珍珠道：「我要看你的武藝，故令三人合戰。妹能敵此三人，將來身臨大敵，我無憂矣。」對佩金三人道：「武藝精熟，越戰越強，可稱勁旅。」吩咐各賞金花一對，以示鼓勵，四人謝賞。

傳令春燕、三多、秋雲、仙鳳、碧霄、抱琴、長生、書帶、燕懷、榮貴、夢蘭、翠翹等十二名姑娘，與金映、杜升、張德這十二家媳婦互相比試。眾人得令下廳，各上坐騎。每人都是粉妝玉砌，錦裙繡甲，長短兵器俱全。彼此對戰，都還交得十來回合。十二對竟似天花亂舞。正戰的熱鬧，箭廳上傳令住鼓鳴金，二十四人收兵上廳繳令。寶釵道：「你們武藝只須精熟為要。上陣時不可當作兒戲，剛才你們比試仍都帶著嘻笑，以後再是如此，當按軍法治罪！各宜謹戒。」眾人齊聲答應。

傳令八十名家將，分隊比試。只聽戰鼓一播，人人逞勇，個個施威。十八般兵器各盡所能，顯出胸中本領，兩不相讓。

彼此戰夠多時，箭道中塵沙滾滾。寶釵瞧著心中歡喜，吩咐鳴金。眾家將上廳繳令，總領道：「爾等武藝尚生，難臨大敵。務須練成驍勇，方能上陣。各宜晝夜演習，無許偷懶！」眾家將齊聲響應。

傳宣官吩咐眾將，明日比試弓箭、神弩，黎明齊集伺候。

寶釵傳令已畢，領著眾人退下箭廳，各去卸裝歇息。兩宅中人人稱贊，都說看不出四姐姐有這本領，真是奇事。

夢玉更外喜極，這夜在珍珠屋裡添出多少恩愛。次日五鼓，夫妻二人起來梳洗妝束。珍珠道：「已交深秋，曉風甚冷，你多穿件衣服。」夢玉道：「今日比試弓箭，我也要試試本領，穿多了就累贅。」珍珠道：「寶姐姐軍令甚嚴，你比箭不可當作玩意。若是犯了軍規，他心裡最是疼你，當著眾人也不便庇護。」夢玉點頭道：「我同寶姐姐竟是一個人，我站在他的旁沿，心才動念，他就將手扯我的衣服。不知寶姐姐心眼兒上仔嗎這樣疼我。」珍珠道：「你將來做了官，不要忘他。」夢玉道：「我若忘了寶姐姐，叫我千刀萬剮！」珍珠連忙握住他的嘴，說道：「大早上胡言亂道，賭個什麼咒！怨不得人都懶同你說話，真是沒有溜兒。」夢玉笑道：「你逼我賭咒，倒說我討嫌。你想咱們大廚房的西張、花兒張這些老媽兒，我尚且忘不了，何況我的寶姐姐！豈不是你逼我賭咒。」珍珠道：「老祖宗！咱們吃點兒東西要去伺候。別盡著說閒話。」姑娘們伺候用些湯飯點心，命幾個丫頭抱著弓箭，拿著兩個金漆雙皮小馬夾，前後照著兩對白紗小圓燈，一直往箭廳來。瞧見幾對紗燈冉冉而至，夢玉道：「咱們在這裡等著，看是誰？」不一會，燈至面前，原來是海珠、九如、紫簫、汝湘同著寶書、佩金、柳緒。彼此見個早禮，同上箭廳，都用小馬夾兒坐

下。姑娘、嫂子們陸續相約而來，三五聚談，十分熱鬧。又見桂堂夫妻同秋瑞、掌珠、芳芸到來。

坐不多會，東方已亮。眾家將俱已齊集，聽說總領來到，各按隊站定。秋瑞們上前，候總領升座，排班見禮，分立兩旁。

總領傳令，長竿上懸掛金錢，插於百步之外，諸將挨次較射。

三箭全中者為上等；中兩箭者次之；中一箭與不中者列為下等，記過一次。眾將得令，各人彎弓拔箭，要施展本領。寶釵命將交椅移在簷前，看眾將較射。

先是珍珠連發三矢，前後中了二枝。佩金射畢，只中一枝。

紫簫接弓在手，颯颯箭俱中金錢。廳下鼓聲不絕，眾人喝采。

夢玉十分得意。寶書道：「看我也中三箭。」說畢輕舒玉臂，款啟雕弓，三箭俱插在金錢眼裡，箭廳上下人人喝采。桂堂過來，剛要開弓，夢玉道：「讓我先射三箭。」接弓在手，扯滿一箭射去，只見金光一閃，將個金錢射落。寶釵大喜，吩咐記為超等。夢玉甚為得意，修雲們坐在後面也替他歡喜。家將們趕緊懸起金錢。桂堂、柳緒、秋瑞、汝湘、海珠、掌珠、九如、芳芸同姑娘、媳婦們射畢，都不差上下。眾家將人人比較，中二支者甚多，三支者不過十分之二。總領吩咐，俱要上緊演習。

命百步外安設木牌，眾將試演神弩。一發十箭，連環不絕。

一排二十人，往來梭織，巡環更替。梆子一響，只見弩箭猶如飛蝗驟雨一般，勢若蜂湧，十分利害。八十名家將輪環數次，傳令往弩。總領帶著眾人上馬，親到木牌前看驗。見弩箭釘在牌上如同毛豎，落在地站者不過十分之一二。箭頭釘入木中心有寸半，亦有六七、三四分不等。寶釵對秋瑞道：「此乃武鄉侯得意不傳之物，果然不錯。咱們尚欠精勁。傳令男女諸將用心演習，必須矢無空放，中則必深，方為合式。」

試箭已畢，各回私屋更衣。見聽事的對寶釵道：「介壽堂請姑奶奶說話。」寶釵聽說，連忙換過衣服，帶著兩個姑娘，走到怡安堂。見賈蘭在卷棚下同探春說話，瞧見寶釵，趕下階梯迎著跪下請安。寶釵扶起，問道：「你多會兒來的？」賈蘭道：「來了好大會子，因嬪子操演，不敢驚動。兵部尚書劉大人有書子來催，不能耽擱。母親吩咐帶著你姪兒媳婦來回過太太，趕著進京引見當差。」寶釵點頭道：「本來該去，這耽擱了幾個月，不是劉大人照應，總要得點兒不是。」

嬪姪兩個一路說話來到介壽堂院門口。見海珠們同著蘭大奶奶出來，亦趕著請安。寶釵道：「恭喜你你要起身去了。」海珠笑道：「我瞧著都要起身，剛才鬆大叔差官來接夢玉去完姻。說是嶺南節度失機陣亡，(以下刪節1字)人猖獗利害，勾連蠻王，十分凶狠。鬆大叔調了嶺南節度，拜了大將軍，又賜上方劍，統領兵馬。家眷在湖廣住著，等玉大爺去完了姻，將彩姑娘交代咱們，鬆大哥同著大嬪兒就去到任。這會兒老太太們叫你商量，我聽說一半天就要動身。」寶釵道：「原來如此。」不便耽擱，忙進介壽堂來，見各位太太們都同祝母說話。

寶釵請安已畢，祝母將鬆家之事又細說一遍。秋琴道：「我正在這兒同老太太商量，你們到嶺南很便，就將夢玉帶去完結姻事。叫他帶彩姑娘回來，你們自去出兵，彼此俱可放心。」寶釵道：「我因器械、帳房未曾做得，還有軍前應用的東西趕造不起。(以下刪節1字)人如此兇悍，必得軍器鋒利，方能克敵，豈是破刀爛鐵可以打得仗的。我現已限日製造，總得半月才能完工。明日是九月初一，總在二十左右擇日起身。」

依我說將這緣故寫下一封書子，叫這來的差官先回去知會。咱們隨後就到，別叫鬆大嬪望的著急。」祝母點頭道：「寶丫頭說的十分有理。」就命桂夫人夫妻寫書交差官先自回去。

次日九月初一，祝母們拈香拜佛，太太、奶奶們往各處寺廟燒香遊玩一日。初二由祝府起，給榮國公蘭大爺夫妻餞行。

又是江府上請姑爺、姑娘，一連四五日，將眾人的嘴早晚都沒有空閒時候。這日正是鄭府上公請，忽然聞信說桂堂、柳緒兄弟俱中鄉榜。金夫人同柳太太樂的要死，諸親百眷接著道喜，又宴會幾日。

祝母吩咐，明日重陽佳節，將本族外戚男女親眷全行請來。

兩宅內外園子擺滿菊花，不拘亭台樓閣，草間石上，隨便賞花飲酒，吹彈歌曲，盡一日之歡。初十送榮國公起身進京，以賞重陽作祖餞之會。探春奉老太太面諭，先知會兩宅垂花門趕忙各處請客。一面知會各堂執事姑娘，收拾園子，趕堆菊花，山屏、盆籃、瓶洗盡是菊花。高低疏密、濃淡淺深各得其妙。各處更換鋪墊陳設，真是富貴人家，動皆如意，不多一會，內外園亭變而為瑤台仙府。

初九一早，祝母到六如閣拜佛之後，就在景福堂候著來的親眷。此時轎馬紛紛，絡繹而至，隨其遲早先後，用過早飯都往園中賞花玩景。真是粉紅黛綠，鳥語花香，極盡人間佳麗之會。歌曲、投壺、彈琴、品笛各盡其長。晚間是處皆燈，照耀菊花愈加增色，內外親眷俱一齊達旦。

次早，賈蘭夫婦拜別起身，寶釵、珍珠各將寄蓉大奶奶婆媳書信、物件，俱交代明白。柳太太母子、婆媳托寄饅頭庵姑子們書信等物，一一交明。太太們免不得出些眼淚，王夫人看著孫兒、孫媳很難分手，又是江太太拉著女兒一場大哭。寶釵道：「這樣兒比咱們回南起身時更累贅。」金夫人道：「倒是咱們起身那一天最簡絕，很好。」祝母吩咐眾兄弟姐妹都往江乾送別，賈蘭不得已，只得拜別起身。桂堂、柳緒即於是日往金陵見主試老師。

不言諸人起身之事。寶釵連日與祝筠商議起身之事，在棗桂堂裝釘餉銀。眾家將不分男女各賞三十兩安家，收拾行裝；三百名官兵各賞二十兩。派周惠、徐忠二人隨營專管支發糧餉，備辦船隻。裝載糧餉、軍裝、器用大座船五號，兵船二十號，俱辦妥當。桂夫人收拾彩姑娘金珠首飾、彩緞裙襖，各堂姑娘、奶奶們料理大爺行裝、衣服等項。

寶釵對王夫人道：「寶釵此去，多則一年，少則半載，就可班師回來，太太不必惦記。這是天數，預定該應我去了此劫數。太太這幾年來精神更加強壯，比原先在京時轉覺後生了一半，那裡瞧得出望六十歲的人。那天賞菊花，戚二奶奶說：賈老太太瞧著像三十來歲的後生奶奶，咱們還沒有賈老太太標緻呢。」王夫人笑道：「你聽他的瞎話，我自從吃了寶玉的那丸丹藥，身上並無一點病症。你大姐姐同平丫頭給我拿著家事，千穩萬當，諸事妥貼，不要我費一點兒心。環兄弟又能上進，我很喜歡，他媳婦也好。蘭兒又襲了公爵。你母親又在我家，老姐妹一堆相敘，你想你還有什麼不樂之事？在這裡就同在家一樣，人人都像我的親姐妹手足，誰不同我親熱？就是夢玉，倒比寶玉還體心的孝順。」

王夫人正說的高興，忽然頓住口，看著寶釵不覺兩點眼淚直掉了下來，拉著寶釵的手說道：「我這老的倒也罷了，只是他害得你苦。我瞧著夢玉夫妻，想到你，我心如刀割。」寶釵眼圈通紅，忍住眼淚笑道：「太太疼我，就是我的福氣。看那夫妻說不來的，倒不如我沒有乾淨。太太以後不必將這條兒替寶釵惦在心上。那幾年我實在割不斷這段情腸，枕頭上不知流過無邊眼淚，不敢叫太太知道。自從那天在幻境中轉來，又脫去一層情障，等著出兵回來，跟著太太同我媽媽無憂無慮過此一生，落得個清閒自在。」王夫人點頭，連聲歎息。

外面走進一人問道：「娘兒們說些什麼私房話？」王夫人回頭，見是桂夫人手中拿著單貼對寶釵道：「二叔叔請人擇了兩個出師全勝吉日，叫我來找你瞧瞧用那一日好。」寶釵接在手內，見是九月二十四、二十六日，寶釵將手指掐算一遍，點頭道：「此人精於數學。二十四午刻在家起身，至教場安營。二十六寅時發旗起馬。對二叔叔說，竟用此兩日，不可更改。」

我還有一句話要同二嬪子說。」桂夫人笑道：「不必說，我早知道。剛才娘兒兩個眼圈兒紅紅的，一定是惦著太太不放心。」

你想咱們兩家是誰，還有那一條兒要你囑咐。」

寶釵搖頭道：「太太的話，我並不托付。倒為的是柳大兄弟。前日老太太說留三舅母、柳太太住兩年才放回去。現今緒兄弟又中了金陵鄉榜，我留他在家，明春同著夢玉、魁兄弟哥兒三個進京會試。但是寶書、佩金我都帶去，寶月又時刻不能離我媽媽。他同緒兄弟不過了結前緣，他情願在金陵服侍母親。」

柳太太既無媳婦之奉，而緒弟又少伉儷之歡，也是個難以為情的道理。我的意思要求老太太將五福姑娘給緒兄弟作個偏房。我看福姑娘端莊雅靜，這人必有後福，配與柳郎亦是一件美事。

我不便啟齒，請二孀子圓成這件好事。趁這幾天做了親，我同寶書兩姐妹也好放心。」

桂夫人道：「你母親將紅綬給茗煙，身邊少不了一人服侍。月姑娘很孝順，真是一天也離不掉你母親。這件事交給我，必能如命，等著緒兒回來就給他們做親。再者慧哥兒你很不用惦記，內外人等誰不將他當作寶貝。我瞧你這些妹妹們疼他，倒比你還疼的利害。」寶釵笑道：「一點不錯，這小東西同我倒很不親熱。」王夫人道：「誰叫你管的過嚴呢。」娘兒三個說笑一會，寶釵同桂夫人離了西宅。進如是園走不多路，見芳芷堂的一個丫頭領著接引庵兩個姑子，瞧見桂夫人們，趕著上前請安，說道：「後日十九，觀音聖誕，來請老太太同太太們去拈香。」桂夫人笑道：「不用你請，未必有空兒得來。」姑子道：「剛才到藏春塢去請柳太太，正遇著大爺們往金陵回來，娘兒們正說著話。我沒有敢言語，且去給老太太、賈二太太請了安再來。」桂夫人點頭，同寶釵往藏春塢來。

桂夫人道：「我不進去，趕著同老太太商量那話，還要給二叔叔這日子的信兒。」

寶釵點頭，自往柳太太屋裡來。見夢玉們都在那裡，桂堂、柳緒給姐姐請安。桂堂道：「剛在介壽堂，見我父親差了包程千里馬，寄了書子來，說軍情十分緊急，叫母親們斷乎別去。」

柳太太道：「咱們那莊上被(以下刪節1字)賊搶了個乾淨，房子全被燒了，這會鬧的我無家可歸。」夢玉笑道：「當年我原對太太說，咱們家有莊子很可安住。太太決意回去，叫我白丟掉幾盆眼淚，太太又白花了多少錢。這會任什麼兒全丟了，就是我臉上還有三姐姐的眼淚影兒。」寶書們笑道：「小油嘴！你倒記的這樣真。」

寶釵對柳太太道：「『家鄉』二字且休提起。同桂三舅母，咱們兩家隨便可住。兄弟已中金陵鄉榜，明春同夢玉、魁兄弟哥兒三個進京會試。我前有書交蘭大奶奶帶去，托蓉哥兒的姐姐同珍大嫂子們照應，他們最是親熱，同在家一樣。侶兄弟、寶書、佩金兩妹子我要帶去出兵，我媽媽在金陵又離不掉寶月二姑娘，太太跟前無人侍奉，我已給兩妹子找了一個好替代，你老人家儘管放心。」

構玉道：「姐姐不帶我到軍營去嗎？我正要去個熱鬧。」寶釵道：「軍營性命相關，有什麼好看。我送你到湖廣，同彩姑娘完了姻，你就帶他回來。明春哥兒三個進京會試，等我出兵回來再見。」夢玉歎道：「功名富貴全不在意，只願與姐姐相依到老。」

珍珠見寶釵眼圈通紅，連忙說道：「咱們五百張神弩，倒很夠用，就是五千支弩箭太少。」寶釵道：「我已命茗煙、得祿添造五千支。現已擇定二十四祭江安營，二十六寅時祭旗起馬。已無多日，諸位妹妹上緊催著趕辦軍裝為要。」紫簫道：

「大小帳房，一切器械，俱已齊集。不過添造趕辦東西尚未了結。」佩金道：「天色尚早，咱們去射會子箭，別閒了工夫。」眾人依允，各去較射。

一宵已過，賈、祝兩家親友都知祝筠、寶釵們擇於二十四祭江安營，都趕著公分餞行送禮。祝母聽說親友已排定日子公請，祝母就是二十給祝筠們擺得勝筵宴，對祝筠笑道：「我今日一舉兩得。」不知老太太說什麼，且看下回分解。